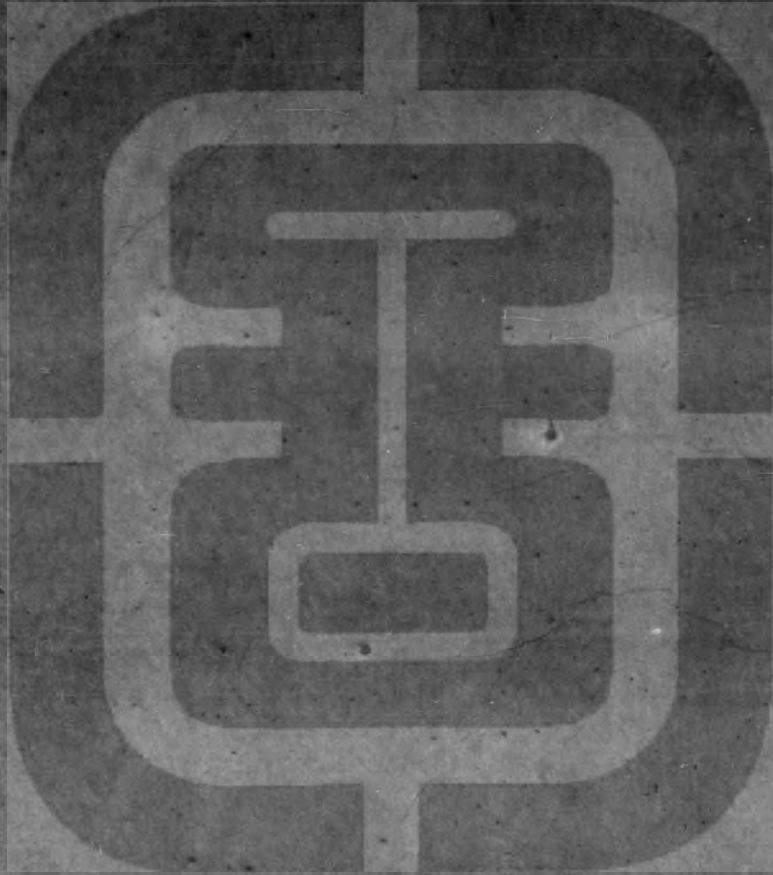


宋書



禮記卷五

禮二

臣沈

約

新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自皇興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

三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平力田各有差晉武帝
太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不以歲
時巡狩方嶽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
壇人誦志故雖幽遠側微心無擁隔人情上通上
指遠逾至于鯁實固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
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泉夙興夕惕明發
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日爲之怛然
窮約已欲令事事當田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
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

言者有過天子一人唯心之不一
之其人未入其自以恤之今使
中朝爲事者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
刺史二千石長吏申喻朕心懇誠至意訪求得
失檢益諸百觀省政治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曰
其爲人刑書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
道順爲一書其博通暴亂作憲犯令爲一書其
孔衷凶荒厄貧爲一書其慶樂和親安平爲一
書且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

書言上則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
樂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
乃事嘉謀令圖普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
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勛之稱朕意焉
虞新禮議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
柴壘告至設壇官如舊禮者侯之觀者擯及執事
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觀禮諸侯朝天子
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異則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
觀其旗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然終晉世

巡狩廢矣

宋武帝永初元年詔遣大使分行四方察
賢問其疾苦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入垣京
例五丹徒已巳告親園陵三月甲戌幸丹徒離
官升京城北顧乙亥變火老舊二敷于丹徒行宮
加賜衣裳各有差錯丹徒無其年租布之平
因見徒五歲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戰
大將軍... 說關頭敗... 餘口老疾置於...
戰亡家不能自存者並隨宜隱恤二十六年二

月已亥上東巡幸幸京城辛亥謂二陵丁巳
會書京故先高節人往還舉勞孤疾勤勞之
或蒙郵賚發故今歸徭役其時皇太子隨國有
司奉儀送

某曹關其事云云被令備宜如是請為茂如在
謹關

右署友官如常儀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甲云
云參議以為宜如是事諾奉行某年月日某甲

范殿儀準於啓事年月日關門下

位及尚書官其言選事者依舊本

經它官

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辭言其事云云不
告報如所稱詳檢相應今聽如所上處事請
詳旨申勤依承不得有虧符到奉行年月日起
尚書某曹

右符儀

某曹關太常甲乙啓辭押某署令某甲

事以請臺告報如所為三有請如所請
如所上書別符中書奉行謹聞

年月日

右關亭儀準於官案年月日右方關
門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別尚書衆
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奏者今言關
餘皆如黃案式

某曹關司徒長史壬申啓辭抑某明刺文一四丁
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

如所稱尚書某甲免議以為所論正如法令報聽
如所上請為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儀

司徒長史壬申啓辭抑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
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州府錄案允值請
臺告報

年月日尚書令某甲上

建康宮無令稱僕射

今日下司徒令報聽如某所上某宣攝行如故

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

僕射

司徒承書從事到上起其曹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其事云云令如是是請為令書如右謹闕

右明開署如前式

令司徒其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屬奉行如故事

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日子下起其曹

右令書自內出下外儀

令書前其官某甲令以甲為其官如故事

右令書板文準於詔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尚書云云奏行如故事

右以准尚書勅儀 起其曹

右並白紙書凡內外應關牋之事一準此為

儀其公經官臣者依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誡敕文曰制詔云云其動靜屢聞
右若無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
者今代制詔餘如常儀辭關板文云某官
某官某甲臨官稽首再拜辭制曰右除
某官及稽首云某官某甲再拜辭以令曰
代制曰某官官臣者稱臣

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棗傳令

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
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

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后自有其建博
咸曰立秋一曰白路光於紫度白於陳於
則廿六日旂路皆白也

晉出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
侍中叢騎侍郎荀爽兼黃門侍郎
曹宇獻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兼
崔盈采備臣等以議光祿大夫臣等也
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今在春之不也天先

王所以從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正服尊
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如比熱隆赫臣等謂可
如恒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
奏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二十日門下駁
依武皇夏闕讀令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祗
述大和隆赫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宋文
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馬都尉奉朝請徐
道娛上表曰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云以御
令上嘉德者如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

見竊有恒惟秋分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
駕倉倉龍戴赤旂衣白及服黑采季夏則黃文
極於此無白冠則其履其烏也且幘又非七服
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準一而幘
豈容與共色愚謂應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綵
士令在幘以上聞如或可採之付外詳議大學
博士荀勗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
其文空幘獨斷之幘是古早幾供事不冠人
所服又書仲奇此兩書曰其說事比書亦情以知竝

不冠之品承先漢元始用舉臣庶於其司馬與服
志曰尚書稱各曰編言此氣也郊各如其色從
童服也自茲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猶因
循斯既歷代咸準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道
吳啓事以上今在廷謂禮不宜變萬秋雖云情
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士令之文今書其事于左
魏臺社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
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

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散騎將軍領

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
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
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分也是
以服黃無令其後太祖常謂土令三公郎每讀
時令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宋
唯世祖世劉勰太宗世謝縉爲三公郎善於其
事人主及公卿並屬目稱歎勰見宗室傳縉謝
縉爲也舊說後漢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
上辰產二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並亡

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分流行觴遂成曲水史臣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豐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豐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此則其來甚久非起郭虞之遺風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祭豔章句曰陽氣和暖物無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於川

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豔之言然張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群臣晉海西鍾山後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

漢文帝始革三年喪制臨終詔曰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其當給喪事者無跣經帶無過三寸當臨者皆旦夕各十五舉音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緘七日而釋服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其間凡七日自是之後天下遵令無復三年之禮案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相棺三寸制喪三日然則聖人之於急病必為權

制也但漢文治致升平四海寧自安廢禮開漸也
漢文帝節四年詔曰今百姓或遭喪經凶災而吏徭事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事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至成帝時又相翟方進事父母孝謹世終既葬三十日除服視事自以為具備漢相不敢踰國家典章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哀稱以為宗室儀表薛脩服母喪三年而兄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

同官卒以此獲譏於世是則喪禮見貴常有矣
至漢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六百
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
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喪
三年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之禮事甚姦妄
天下疾之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
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
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之官事者或以
為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

奏立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
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
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
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
後漢世諸帝不豫並告泰山弘農廬江常山穎
川南陽河東東郡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遣
司徒分詣郊廟社稷魏武臨終遺令曰天下尚
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臨殿中者十五舉哀
畢復除服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帝以正月

虞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葬葬畢反告是
為不踰月也諸葛亮受劉備遺詔既崩群臣
發喪滿三日除服到葬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
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此則魏蜀喪制又並異
於漢也孫權令諸君任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
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群臣議立制胡綜
以為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
以罪顧雍等同綜議從之其後吳令子孟仁聞喪
輒至在官無假其妻亦得減死一等自此遂絕

崩文景並從權制及文亦崩國內行服一

亦遵漢器之典既葬除重以然猶深衣素帶

撤膳太中司馬孚太傅如沖太保王祥太

曾司徒領軍司馬如司空荀顛重

曹真尚書令裴秀尚書丞侯射武陟都護大將軍

郭建侍中書監荀勗中軍總管

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豈敢隨時虞夏

相龍金盃自由也六晉紹承漢魏有

是以興少致治而已故未嘗得返情

也陛下... 務而

躬蹈太... 雖武

丁行之... 刑方今

荆蠻未... 思豈

逢全遂... 廷忽

過山陵... 宜一慮

司情必... 天官

如舊制... 而不

經於草... 柳

激切且... 臣家傳

又何思... 從已多

守答宰... 也言及

示何乎... 感以悲

種尼所... 以不能

已已... 事未偃

萬機... 可履布衣

之禮... 毀悴外

表而... 不違食

所以勞力者歟斯之甚是以臣等誠
懼神氣用損以攻大事輒敢有司改生復常率
曰重寬美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三
年之喪自古禮誠聖人稱心立衷明知恕而行
也神靈可哀無所告訴雖薄於情服美
朕面不忍也不宜反覆重傷其
奈何奈何遂以此禮終二年後是
用繼絕
之喪

秦始二年八月詔此上旬先
也便以周年吾然復何時壹
邪思慕煩毒欲詣陸侍以盡哀慎主者奏行
備太宰司馬等尚書裴秀尚書僕射武陵等
奏陛下至孝蒸蒸之罔極衰麻雖除毀頓過
禮疏食麤服有損於人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
見山陵悲感摧傷竊用悚息平議以為宜
惟遠體降抑聖情心萬國詔曰孤然忽爾日
月已周痛慕摧感無遠及欲奉瞻山陵以叙

公... 卷... 五

哀憤體氣自佳其一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
主者便具行備又曰昔者哀適三十日便為
梓宮所棄遂離其感痛豈可勝言顧漢文
不使天下盡哀亦帝至謙之志是以自割不
以副諸君子有三之愛而身禮廓然當見
山陵何心而無昭以哀經行乎等重奏臣聞
上古喪期無數必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
時之義制為短亦以之於後陛下以社稷宗廟
之重萬方億兆之既從權制釋降衰麻群臣

庶依吉服今必謂所以叙衰慕若加衰經近臣
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
不在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
身蓋近情也群臣自當案舊制期服之義非
先帝意也乎等又奏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
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
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已俯
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
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厚恩亦未之

敢安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詔
曰愚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
豈苟相違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
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裏由草輅輦板輿細
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
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
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
而除其內外官僚皆就朝脯臨位御除服訖

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
也受終身之慶而無數年之服奈何葬而便即
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滄隆
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
王事空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
翠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塋除釋諒闇之
禮自遠代而廢矣唯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
之宜教固以請詔曰攬省奏事益增感剝夫三
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蓋已便除所不堪也當

叙吾之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
曰不能爲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未事
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常以吉奪之乃所以重傷
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所貴之皆不同此身何爲
限以近制使遠喪闕然乎群臣又固請帝流涕久
之乃許文帝崇陽陵先開一日遣侍臣侍梓宮
又遣將軍校尉當且尉中監各一人將殿中
將軍以下及先帝時左右常給使詣陵宿衛
文明皇后闕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
三日止

秦始皇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歸
終寧庶人復除徭役

大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
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嘉
中陳準傳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至
今往往以爲成比也晉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傳
玄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
今上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喪禮實行何爲除

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來
世淺薄不能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
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祔曰且使主上遂服猶
爲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爲但爲孝
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傳玄知無
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爲重豈不蔽哉
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
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
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治天下乎詩云猷
之夫遠其德玄之謂也

秦始皇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博士張靖議太子宜
依漢文權制割情除服博士陳達議太子宜令
服重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杜預奏諒闇之
制乃因自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
而已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旣虞爲斷皇太
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博士段暢承述預旨推
引禮傳以成其說旣卒哭太子及三夫人以下皆
隨御除服自漢文用權禮無復闕禁歷代專用

之至晉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為限宋高祖崩葬畢吏民至于宮掖悉通樂唯殿內禁

宋武帝永初元年黃門侍郎準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摺紳之士猶多遵玄議宜使朝野一禮詔可

晉惠帝永康元年愍懷太子薨帝依禮服長子二年群臣服齊之菴菴

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制

宋武帝永初二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晉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菴菴詔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

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亡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三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

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行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

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爲升降也微斬
與大功其爲輕量也遠而令注云諸侯不降嫡
殤重嫌於無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大功爲重嫡
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
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而去已成之事
故可無殤非孩齒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
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恐以天子之尊而無服之殤
行成令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
今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曰
祕書監摯虞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
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重由佗戒而服全非以
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絕暮故也於是御史以
皆服齊衰

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朔晦成恭社皇后周忌
有司奏至尊尊青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
禮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
晉孝武太元元年崇憲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
殤或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恭議宜以事君而

尊同又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
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當
議遠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
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
本親謂應服齊衰暮於是帝制如暮服

晉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崩尚書祠部

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

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

夫人正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予於

父之所生也義重且禮祖不厭孫

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

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暮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

哀百官亦一暮詔可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三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

徒給事中劉溫持節巡撫神虎門設凶門柏廬

至西上閣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

設廬諸皇子未有所葬者於西廡設廬

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

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又世或兩行皇太子心
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
禫不宜便除即喜喪之聞服以綬縞也心喪已經
半三月大祥十五日禫變除禮畢餘一暮不應
復有禫宣下以為永制詔可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故散騎常侍右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
尊為服總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祥
當除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

日公除至祖葬曰臨喪當由著何服又舊制心喪
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
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為但
釋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勒禮官處正太學博
士王應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別五服雖同降
尊則異禮天子止降旁親外易總麻本在服制
但衰經不可以臨朝變故有公除之議雖釋衰
蓋又冕尚存總月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
猶宜除釋又議言凶異於吉禮相稱皇后下月

之服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及喪極重莫深於尸
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周禮為兄弟既除
喪以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輕喪雖除猶重喪以
輕喪舉輕明重則其理可知也愚謂王右光祿
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齋衰又議喪禮即遠喪除
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而已變
豈必終終之日而再令

始二年武

重服拜陵頻詔勤勤思申
執不遂不果愚謂皇后統除

當釋除布素而已太常

除之稱今朝臣私服

亦有公除猶自窮制制廢之晉武拜陵不遂反

服此時是權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

不同愚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除時

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蘇瑋

三議案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二十日禮無

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

三益以王制奪禮死及葬除皆宜反服未有服

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
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祿大夫
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

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
也有司參詳毋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
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
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
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
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元嘉十五年閏月皇太子妃

葬於龍山置大區

山謂葬曰山塋祔文元皇后廟之

室在正堂後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設
位太極東宮堂殿中監黃門侍郎僕射並從服
從服者御服衰乃從服他日則否官臣服齊衰
三月其居宮者處寧假

大明二年閏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
大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有丞徐爰參議官人

卷之五十五 禮儀 喪服 齊衰 寧假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主先帝禮人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三朝尚書省制海國公三

於傍親及自己以下至於為帝王所厭猶一

與又永初二年九月符脩儀亡唐德三王以餘尊

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

尊豈得遂服高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

貴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帖方稱自

有宋以來皇太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

故事總功之服不廢於宋威廢獨聚於所生且會

其所輕奪其所重奪其所重宜其緣情之謂也

欲尋聖朝受然于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

嘉慶皇帝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為皇子服其
齊高帝纓冠纓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禮儀
文者也又意德三公主為所生母符脩儀服大
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二十三年第士
皇子不悲言嬖好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
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人皆違施行見事而多
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文曰長子
去斬衰除禫杖皆異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
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註曰嘉慶云世奮國短後其
情此義出何經部臣紫亦由謙衡論功太妃並

命為國小者是以二王得遂其照豈可為美人
比例尋者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太子公主
不得由者由有厭而然也臺臺登重更責失制不
得過十日而復不訓答既被權攝二三日而論姑
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或服臣聞喪紀有制禮
之大經降殺收宜家國舊典古之諸侯眾子猶以
尊之風況在王宮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儻謬不俟言
而顯大也豈統言豈且不研却所謂同乎矣今者亦不得之

皇朝文正弘明國典禮樂未久學士博士顯雅國子助
養周野三博士上上羅雲云顏測毅明何煥王淵之前
爲上禮外散騎侍郎虞遂之等感蒙抽飾備
立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
經典下違故事率任意妄作自造禮章大常臣敬
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
茲失亦宜及咨請以見事立竟今所居官顯野
三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僻已執捍愆失
亦宜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心羅雲云當
如奏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鐸所生母吳淑儀薨依
禮無服麻衣練冠既葬而除有司奏古者與尊
者爲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
服之內悉比且成服於其所生反不得遂於且皇子
皆申母服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有司奏故第十六
皇弟休倩薨天年始及殤追贈諡東平冲王服

制未有成准輒下禮官詳議大學博士陸澄議案
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殤今既進胙土守遠崇封
秩主黻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
與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文夫之

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
却使兼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為

口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
為王事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
不為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

為初是成人之禮非后臨

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未學舍
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丞臣等希參
議既無畫然前例不合准據案禮子不
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
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
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
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

月勤禮官議正博士立過之議案吳商
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正閏論雖
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
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案晉世及皇代以
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為祥
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
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為何月末祥除下
禮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二禮喪遇閏月數者數
歲數者沒閏閏在其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

閏三月 外月次節物則定是四別之分應以今
年四月 小為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四月山崩以閏
後月祥 武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吳蔚之議
禮正月 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二變人情亦
已衰故 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二回月為議
而閏亡 言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
祥忌故 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
議故班 言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各既不殊天
時亦不 吳若周禮之後月則春夏二章節候

景遠議爲允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
母鄭脩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
山文議案庶母慈已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
養之命不爲母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
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參議並同漢魏廢帝喪
親三年之制而魏世或爲舊君服三年若至晉泰
始四年尚書何植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
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所

無貴賤悉同依古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復樂
是魏不以喪廢樂也西漢武帝以來國有大喪未
除正會亦廢樂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正會亦
廢樂穆帝永和中爲中原山陵未脩復頗年會
樂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良薨元會又廢

樂

宋世武元六年爲皇后三歲喪亦廢樂宋
大喪則廢樂

漢獻帝建武末魏武
差濟薄之地其規西
封不樹同禮家人掌
以前卿大夫居後漢
臣列將有功者官陪
容魏武以送然制衣
夏日有不諱隨時以
不得送文帝遵奉無
加不說不敢開

而亦言之陪陵其公卿大
原上為高因高為基不
公墓之凡諸侯居左右
一管是識其上春秋冬
一耳珠玉銅鐵之物一
受禪刻金重造
延旨亦防

金銀諸物也
文帝黃初三年又自
存不忘亡也
殿造園邑通神道
也禮不墓祭欲存亡
可下隨王之國者有
其處矣此詔藏之
帝亦遵奉之明帝
晉宣帝務自於首陽

自是皆
終制禮國君即
為禮無封無樹
升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見
不顯也皇后及貴人以
於沒皆葬澗西前又已表
明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明
聖崇奉然未遠陪陵也
山為土藏不墳不樹作顧

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弔
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
用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
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傳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
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
司奏選挽郎二十四人詔傳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亦傳選挽
郎漢儀五供畢則上陵歲歲以爲常魏則

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
其後遂廢終魏世

晉宣帝遺詔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
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
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
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
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
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未制至穆帝
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驃

騎將軍司馬道子命曰今雖權制釋服至於朔
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
變服單衣帙煩瀆無準非禮意也至安帝元
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栢譙奏曰百僚拜陵起於
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
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
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宋文帝又斷群臣初拜謁陵而辭如故自元嘉
以後每歲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也世祖
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漢以後天下送死者靡多作石室石獸碑等
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
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
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
云祇畏王典不得爲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
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

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旣私褒
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禁斷之其

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有
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是舊君顧榮求
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頽大臣長吏人
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
斷於是至今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臨軒遣使奉璽綬
禪位於齊王懸而不樂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
貴妃禮秩既同儲宮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汝

才如主在內相見又應何以儀博士王慶緒議

內外禮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祿理
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
王休仁議稱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之為序
發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試如慶緒
議太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慶不
應有禮表參詳休仁議為允詔可

泰始二年後廢帝即位崇宗所生陳貴妃為皇太
后命司馬皇太后妃位尊極未詳國親尊卑

當一曰皇太后為有降異又於本親壽以下皆
猶服與不前會即王變之議案亦以服傳三衣服
之當與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后妃服亦與太后無
異但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太妃儀亦應然故悉
不服也計本情舉二及其禮一不田共又禮諸位絕者
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位謂以變
者存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與一及親疎二儀準之
太后兼太常丞司馬變之議禮一妻服君之庶之
及女君之當無皆謂人夫士且妻名雖摠而班不
重其悲三夫八嬪位視公卿一曰人猶有出
而况天子諸侯之妻為他妻之子無服說
也妻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况自太后
妃身亞相極禮絕群后崇輝感與言喻京儲
向不服者太妃豈應有異若本朝有慘與妻
之儀且仰則太后參議以變之議為之太妃於
目親無服故宜緣情為諸王公士於三尊是為
服者及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奉其哀
天武皇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

自稱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除
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
太學博士孫豁之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為
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
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
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
自項代以來所生皇家榮祿唯有諸王既是王者
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勳重列為
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隆於
之所求子者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比
議以為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嘗
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嬙所因故自有由故也始
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勳因所特錫時或有
之不司存所議參議以爵之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
明不進喪意為太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
士孫武議案三曰齊北侯荀息子連卒以公子
輯拜世子先代成建宜為今例博士傳都議禮

記微子云一於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其後也歷
代遵循靡替晉于舊言今群士之君在而世子不
厥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為次子有子自宜紹
承世祿若其末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統
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
議案春秋傳六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其
年均擇賢義均則上古之制也今既子早卒無
嗣進立次息以為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
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曰子卒立次子亦近代
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為永制
參議為允詔可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與平國解釋國子
袁愍孫于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除太夫
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
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夫人以斯而推則子男
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為五等雖差而
承家事等以侯之母崇號得宗子男於親尊
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國知從子尊與

國均也立以參議以興之議為允除王氏為興平
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宇度季長亮
度嗣早卒季龍襲封之後生子統以繼度嗣今
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統為世子為應立
次子錯大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並為應以統為
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右丞徐爰議謂禮以後大
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我度嗣之家
傳爵身為國王至年薨沒無子猶列昭穆之後

日使應即纂國統于時既無承繼度嗣以次
紹度嗣既列廟饗故自與出數而遷豈容承繼
無闕橫取他子為嗣為人胤嗣又應恭祀先父案
禮文公子不得補諸侯度嗣無緣降廟既寢統
本長亮也宜還為度季世子詔如爰議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
劉式之議每王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應有
舊制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衆官
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既無盡然

定則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且與
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揚尹建康
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
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遲亦合分道又三守六節則
爲行馬之穴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
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
道與有其准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
如臺所上其六門內旣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
後門外其尚書令二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

丞同

孝武帝太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冰有司於
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
冰於深山窮谷洄陰洄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
令周密無泄其氣先以黑牡犴黍祭司寒於凌
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
寒啓冰室先薦寢廟二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
鑑以禦溫氣蠅蚋二御殿及太官膳羞並以鑑
供水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秘器自立夏

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盤隨水借
給凌室在樂游苑內置長一人保舉吏二人三
公黃閣前史無其義史臣按禮記士禫與天子
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
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
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蓋是漢
來制也張超與陳公宴拜黃閣將有日月是也
史臣按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
書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闈乃納履漢世臣朝見
三公並拜丞郎見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漢儀及
漢舊儀然則並有敬也陳蕃為光祿勳范滂
為主事以公儀詣蕃皆執板入閣至坐蕃不奪
滂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
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然後敬止
在門其來久矣

志第五

宋書十五

志卷第六

宋書十六

禮三

臣沈

約

新撰

國之大事在祀與我自書契經典咸崇其義而
 聖人之德莫大於嚴父者也故司馬遷等封禪
 書班固備郊祀志上紀皇王正祀下錄郡國百
 神司馬彪又著祭祀志以續然漢中興以後其
 舊制誕章崇然弘備自茲以降又有異同故復
 撰次云爾

漢獻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詔公卿告祠高廟遣兼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禋帝位于魏是時魏文帝遷王位南巡在頽陰有司乃爲壇於頽陰之繁陽故城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綬以進於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祀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爲常及文帝崩太常博士告曰國郊皆是有事於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一漢郊禋之制具左而魏所損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二帝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王斌期入尉事以待牛祠受禋壇衆漢紀二皇帝親臨祠即位壇此雖前代已行之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禋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不

詳所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

立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

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郊

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

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

祇北征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

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正

氏也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

神曰丘曰皇上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

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

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

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

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圓丘以始祖有

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

臣孫權敢用玄牡昭告皇天后帝漢獻皇帝二十

有四世歷年四百二十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晉

有

天苑絕率土分崩遂亡晉不遂為神靈不子獻
繼世作厲竊名亂亂權生於京師尊位期運承
乾東戎志在拯世奉辭行罰舉人為民羣臣將
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
漢氏已終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
前後雜沓層數在躬不得受權畏天命敢不
敬從謹擇元日登壇柴燎即皇帝位唯爾有神
靈之左右有吳永綏天極其後自以居非中土
不復修祀中土羣臣奏議宜修郊祀權曰郊祀

加一
上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鄠鎬非也
中土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
文王土木為天子立郊於鄠見何經與復奏曰伏
見漢書郊祀志臣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長安
王郊於鄠權曰又王德性謙讓則諸侯之
位明不郊也經傳無明文由臣衡俗儒意說非
典籍三義不可用也虞夏志林曰吳主糾聚郊
祀追隨臣衡凡在見者莫不愕然稱善也何為

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喜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晉丙寅晉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堯禪位虞舜舜以禪禹邁德垂訓多历年載既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于漢粵在魏室仍世

多故幾於顛隳是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之民罔不祇順開國建侯宣禮明刑廓清梁岷苞懷揚越函夏興仁八紘同軌遐邇馳義祥瑞屢臻天順協應無思不服肆于憲章三后用集大命于茲炎惟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監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罔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

炎虔奉皇運畏天之威敢不欽承休命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萬國惟明德是饗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今便為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祀配以祖考日夕歎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

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立郊不異宜并園立方澤於南北郊更修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立於南郊自是後圓立方澤不別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
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往者
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
且詩叙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
焉宣帝以神武朔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
天於義亦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
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

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元帝中興江南太興元年始更立郊北其制
皆太常賀循依據漢晉之舊也三月辛卯
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
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
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鄆便立
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
華伯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按
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
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白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曰太始中合二至之祀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以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

一也至咸和中議別置北郊同用正北魏承
後漢郊官祭天以地配而禮三王之郊用
夏正必宜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
皆親奉

高祖元熙三年三月宋高祖討桓玄走之已郊
告義於于南郊是年于帝蒙塵江陵未遷其明
年應郊則議以為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享
尚書左丞王劭之獨曰既廢郊祀自是天子當
陽有君存焉真命而行何所辨也齊之興不豈

如今日之學事禮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
得命三公行事郊天極尊唯二而已故非天子
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嬖一居外庶子執
事禮文炳然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乎又曰
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
未過日望輿駕無為欲遠而無據使皇輿旋返
更不得親奉遂從網之議

晉恭帝元興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禪帝位于宋
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設壇南郊受皇帝璽綬

布于百天惟時靈是饗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親郊祀

文帝元嘉三年南車加馬西征謝悞幣告曰一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請

質于時犯順滔天作反連結淮沔謀危宗社

質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

宣為逆未經同告輿駕將發醜徒水消質既梟

懸義我百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元嘉三年

詩詩興之始並曰告二郊太廟既平湯雉告二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不與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遍告人今賦已禽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王制謂天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告其主三于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異大

祭告類案曰皇帝曰諱敢用牲醴告皇天后帝晉武帝以上世告然曆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諱夫樹君司民入下為公德先帝王業推攸

元氣成于三而土氣成于五宗祀通誠于天者有衆無一亦仰質時義俯仰黃流授教一應則皇天祐復及危而能行顛而能扶義之至誠備為

無容有告至之文其陳告不行之禮則為未有
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致辭於禮
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為允宜並用
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典之知行事詔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
迎其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
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
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禮儀
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

宗伯執璋瓊亞獻中代以采后不廟祭則應依

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節注禮

月令云三石司馬無太尉太尉奏言也蓋世

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之學之故以上公亞獻又

議復時之恩情深於霜露路亡之慮有懷於容

宗伯執璋瓊亞獻中代以采后不廟祭則應依

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節注禮

月令云三石司馬無太尉太尉奏言也蓋世

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之學之故以上公亞獻又

議復時之恩情深於霜露路亡之慮有懷於容

登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
司云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繼繼又祭也今廟相
闕送神之禋將移祭於初雖詳明在於留神不得
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也異太常丞朱厚之
議案周禮大宗伯使掌與曲佺以事神為上禮
祭祀而曰天天為首今丞而即宗伯也又尋袁
氏禮漢百官志云郊祀之重太尉掌亞獻光祿
掌三獻太常而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
祭天子無事獻事如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

司不由秩一書官也今亡不廟太尉亞獻光祿
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六尉由東南道外壇明
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出宗伯然世有因革上
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專官同宗廟且
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答兼又專灌事禮記曰
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今求諸陽樂三闋然
後進牲則亦人後灌也田契元求諸陰灌用也
這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
廟祭非謂郊祠祭周禮六官凡祭祀贊三禋

之事鄭注云禮者禮也唯金道宗廟有禮大
地人神至尊不禮而郊之亦知有禮於禮未詳
周禮注義郊然明審謂人亦知有禮相及為失則
宜無禮通闕八座丞郎博士四同詹之議尚書
令建平十二定重參議謂詹之議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以祭今日六月南郊
祭為親奉至時或兩魏世值兩高堂陰謂應更
祭後至時既出遇兩顧和亦宜祭告徐禪
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不用庚也禮中議

禮中議之兩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
從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
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齊戒
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
元日謂上辛郊冬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
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三月
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

正月下辛十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
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
者也晉氏或丙或己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
二月丙寅南郊受禘斯則不得用辛也又太始
一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圓立方澤二至之祀合
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于圓立是
猶用圓立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
也今之郊鄉食既行夏時雖得遷 郊謂宜猶必
用也徐禘所據或為未直又案郊特牲曰受

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
而下也則告義在郊非為告曰今日雖有遷而
郊禮不異思謂不宜重告曹卽朱膺之議案先
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日圓立之祭月
令孟春有祈穀于上帝鄭氏說圓立祀昊天
帝以帝嘗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
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圓
立之祭以后稷配或其所名之曰郊以形體
言之謂之圓立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始鄭

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禮無常
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禮議也江
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郊各以其
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故因以首歲不以冬
日皆用上辛近代風興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
今在孟春郊時未過值而遷日於禮無違既已
告日而以事不從禮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陰
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為北郊可不以辛也
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以多用正歲左傳又於
執事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
三王各用其正郊美此蓋曲學之辯以於禮無取
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
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巳參差未見前徵
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燮之以受命作龜
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右丞徐爰議以為郊禮
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偃據
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郊剋辰於今宜改

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
三月謂毛畢告牲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
事不容遷郊衆議不同參議宜依經遇雨遷用
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
事詔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
維多難戎車適駕經略務殷禋牲告雖備弗獲
禮今九服旣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禘
有司奏檢未有先准黃門侍郎徐爰議虞

禘肆類殷述昭告盡無以創世以功德成業永遠開
統肇其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
皇帝克伐僞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即於京師告
義功于郊兆伏惟太始應符神武英斷三赫出
討戎戒淹時雖司奉弗虧親謁尚闕謹尋晉
武郊以二月三日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
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謂宜
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吉宜駕親郊奉謁豐天
三帝高禘武嘗三帝配饗食其餘祔食不關今祭尚

書今建安王休仁等同奏議參議為允詔可
泰始六年五月乙亥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
受及明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賈文
詳略疎數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
外可詳議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
祀俱主大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為贖明詔侯圓
丘報功二載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詳辰酌
衷宜是允懋典緣詔參議並同曹郎王延秀重議
改準之宜實如聖旨前虞愿議蓋是仰述而

已未顯後例謹尋自初郊間一載明堂

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復同歲愿謂自始郊明堂
以後宜各間二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通關八
座同延秀議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
奏郊祀明堂還復同日間年一修
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
土社祠於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
天地則未以后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禮享先
妣為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

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祗常配食天
 壇山川羣望皆在營內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
 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
 代吕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壇地祗衆神共在
 天郊也晉成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五帝
 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
 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鈎陳北極雨師雷電
 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則四十四神
 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

白山雩佳山鑿巫無間山蔣山松江會稽山岱
 先農凡四十四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
 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
 有其注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羨之尚書令亮等
 奏曰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
 善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
 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祗有命
 自天弘日靜之勤立承長之極帝遷明德光宅

漢書卷六

十一

八表大和宣被文化遐通陛下以聖哲嗣徽道
享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
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
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為前
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
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立春
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舊典詔可

晉武帝太康二年久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
特曰尚寒可有司行事詔曰郊祀禮典所重中

所以重國多事臨時有所妨廢故每從去冬可自
今方外事簡唯此為大親奉禋享于國常典也
成帝祠南郊遇雨停中饋和啓宜還更剋日詔可
漢明帝據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之禮因採元
始中故事光五郊于洛陽祭其帝與神享服各
順方色魏晉依之江左以來未遑修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日文德在周
明堂崇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僞
氣令斯正鴻名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

皇帝功耀洞元聖靈聚俗內移四門仁濟產品
外溥八荒威懾殊俗南腦勁越西靈剛戎教禮
興稼穡之極張樂協四氣之紀巨飾壇序引無
題之外旌延寶具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劬曲辰政
高刑厝萬物豫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洽
地德故精緯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濂海
夷朕仰憑洪烈入子萬姓皇天改降祐迄將一紀
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
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之展幽顯成秩

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聖廟舊制
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及事
所見或以爲名異實同或以爲名實異曰夫漢
暨三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菽曰制鄭
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
巳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下戶牖達之四世
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賦云石詳
前載未能制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矣嘉廟宇
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聖嚴紀其餘雜碎

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讓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寔內已築壇平曷足以營建其壇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三間以應其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為差降至於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祖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豕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豆惟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賈尅

人私結立乃依頌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還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鄭玄議也官有其注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大學博士司馬與之議案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

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
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
群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
金石之音未能播動烈之盛故明堂聿修聖志
所以昭玄極汎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
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議祀帝之名雖五
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
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食正焉主一
配合用二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為義並五
帝以為三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
廟祀宜用二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來年正月十
八日祠明堂尋舊南郊與明堂同日立生員太廟
未審今祀明堂復生員與不祠部郎延秀議案
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少之別名也神
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
既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田守尚書令袁
粲等並同延秀議

魏明帝世中護軍蔣濟奏曰夫皇帝王禮巡狩
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
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
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
從所繇於前謹遺跡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
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
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
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
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亂拯流

之難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治自武文至
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編維人神之化上
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曲阜隆無
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
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掘疆於
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
成當止岱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
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而潰潰在不復淹就當
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

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十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山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嘔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各記也帝雖拒濟議而實從也而堂陰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故不行

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大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備璽尚書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文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筭席卷吳越孫皓稽顙六合為家魏魏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為儀制璽等又奏臣聞肇自生民則

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
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
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會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
黃帝以前古傳昧略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
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既沒秦民承之至于漢魏
而質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
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
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
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阼弘建大業羣生仰

望中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自固歷代不賓神
謫獨斷命將出討兵威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
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
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
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
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
麟趾衆瑞並臻昔夏殷以丕宗為祥周武以烏
魚為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
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嚴封泰山禪梁

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萬黎庶勤千載之表
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
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通寇雖殄外則
障塞有警言內則民庶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
議也權等又奏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
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茫茫禹跡今實過之
創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
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顧
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

其禮豈可輕也告成班璣人奏臣聞處帝王
之位者必有曆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
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
可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
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民物
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
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
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禮至於剋定盛
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

議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
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又與
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勿復
為煩瑣等又奏臣聞唐虞二代濟世弘功之君
矣不仰眷天心俯協民志一登介丘履梁父未有
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人陛下勲高百王德
無與二茂績弘規範也亦固非臣等所能究
論而聖旨勞謙屢自也以至弗應推美不
居闕是代之上儀也使大晉之

談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也奏
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
無復紛紜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
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
之有天下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者觀民少省
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
策文王為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蕃列于諸
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為

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美者不可勝言
號諡不泯以至於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
海內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
祖文皇帝受命造晉蕩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
凝壹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
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民望絕
塞以為分外其日久矣大業之隆重光四葉不
再羈之寇二世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
運魏其有成功若茲者歟臣等上干千載得遭
運會親奉大化目覩太平至公之美誰與
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勩功代出獄訟封告成
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世萬世以顯祖宗是
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上
復詔曰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爾
便報絕之

宋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泰山
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其後索虜
南寇六州荒毀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
 表曰惟皇天宗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
 幸修前緒而跡淪言廢莫記於竹素者焉可單
 書紹乾維建徽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
 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
 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而聞丘
 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
 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
 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

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按王梁甫昌言
 明稱古成上靈況大宋表祥唐主侯受終素德山
 龍啓符金玉纓瑞異采騰於軫墟紫雲煙藹於邦
 甸錫冕北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會誠二祖
 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皇惠深亭毒而
 履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惠焉臣聞
 惟皇配極惟帝祀太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
 協和穹宇具膺效多福高標武皇帝明並月光
 表之區盤已濁之晉昇濟橫流之世發亂宮之良應

三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靈震于沙外太祖文
皇帝聖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曆明達
通於神武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睿武英概
運運之合三才漣滅西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
先一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煙應高牙之建
風耀符發迹之辰親躬以道化清民皆堪天地革
始夫婦甲子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跡由一
其祝書因異文者同下而議以今龍麟已至鳳
皇已我比李已實靈其已也成雕氣降雲於宮

樹以之露曰三味於林示林嘉禾

代以感鴻運

幹於園籞示皆耀管離官姑

闌園至丰霜毫

立文主系翻旗羽泉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之祥

方幾懔塗之謁抗驛絕祖之表大彪炳雜香粵不

可勝言曰公平之應茲焉富矣官宜其從天人之誠

導先王之則備萬葉敷正法駕為修封泰山塵三

出山趾延香高松於東序詔聖韓岐於西廟麾天關使

成關者察言朝大一奏鈞天詠雲門蒼蒼揚幽奧超

蒼前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示信具茲典度詔

文皇帝以孝治天下... 禮宣度... 風寒澄... 耀儲正... 映昌基... 裏綜淪... 天廟朕... 表接中...
文皇帝以孝治天下... 禮宣度... 風寒澄... 耀儲正... 映昌基... 裏綜淪... 天廟朕... 表接中...
禮宣度... 風寒澄... 耀儲正... 映昌基... 裏綜淪... 天廟朕... 表接中...
風寒澄... 耀儲正... 映昌基... 裏綜淪... 天廟朕... 表接中...
耀儲正... 映昌基... 裏綜淪... 天廟朕... 表接中...
映昌基... 裏綜淪... 天廟朕... 表接中...
裏綜淪... 天廟朕... 表接中...
天廟朕... 表接中...
表接中...

振興百威響... 歷代之渠...
振興百威響... 歷代之渠...

關 望以正...

入侍殊生說... 邊島絕言... 滄鼎振采... 極期... 河源故... 文文... 三... 三... 三...
入侍殊生說... 邊島絕言... 滄鼎振采... 極期... 河源故... 文文... 三... 三... 三...
邊島絕言... 滄鼎振采... 極期... 河源故... 文文... 三... 三... 三...
滄鼎振采... 極期... 河源故... 文文... 三... 三... 三...
極期... 河源故... 文文... 三... 三... 三...
河源故... 文文... 三... 三... 三...
文文...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周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
盛武王萬古淵祀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
等生接焉辰肅懋明世東教管聞未足言道且
言志海微代往淪絕拘採遺文辨明訓詁

闕 遣訪鄒魯官立勝書壇王之禮具疎云繩金
之儀和芝潤瑛簪履乾封懼弗軌屬上徽燁
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詔曰天生神物昔王稱
愧况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苑求可停止奏
漢獻帝建寧二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

帝為魏公是在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是以後
禮立五廟也後漢進爵為王無所改易延康元
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為大上丁夫人
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大上王曰
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明帝大和二年六
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公曰高
皇后位在鄴廟廟所祠即入帝之高祖處士曾
祖高皇祖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
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以親廟四室也至明

帝大和三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享遷處土
主置園是使令丞奉薦而使有六傳常韓暨
行太廟宗正皆以特節迎高皇以下為主共二廟
猶為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小公有司始
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
成帝肇建其基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
帝建大軍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大成命清
定建夏商制禮樂宜為魏烈祖更太祖廟北
為二祀其在為文帝廟號曰高祖在

明帝號曰烈祖穆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
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孫
盛魏氏春秋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
歿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者也未
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
以厚歟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群司於是
失正矣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
司奏請追諡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
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

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
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
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
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奏可以太
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
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
親明帝爲之啟容以太牢告廟至景
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廟京
重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以洛水宗廟未成乃親
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何承天曰案
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
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譙親祠
譙陵此漢禮也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
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則廟後寢以象人君前
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
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

弗改陵上稱寢殿象生之具古寢之意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予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比日毀壞車馬還厩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絕

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為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既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

高祖故事使太守祠也世廟又見尊曰太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所發吳芮家村為屋未之前聞也於建鄴立兄長沙相三袁廟於朱爵橋南權疾太子所禱即策之廟也權卒子亮代立明年正月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序及孫皓初立遵身父和曰文皇帝皓先封烏程侯即改葬和於烏程西山號曰明陵置園邑三百家於烏程立陵寢使縣丞丞四時奉祠晉惠元年遂於烏程分置吳興郡

使太守魏延有司等又言宜立廟京邑嘗嘉二
年遂立營建魏曰清廟遺守丞補孟仁太常
信寺備官修中軍步騎以宣興法駕迎神三春
明陵親引仁拜送於庭比仁還中夜幸詔日夜
相繼去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神淚服顏
色如平日時悲喜悉召公卿尚書士大夫下受賜
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
庭成及靈輿明日皇拜於東門之外又拜廟
中謂侯書一夜吳樂有司奏祭不靈

數數

宜以禮斷情然終正

劉金備武元年四月建專祀於成都是乃立宗

廟裕高祖已下備紹世而起亦未辨繼何帝

為禘亦無祖宗之號劉禪由縛北地王謀哭於

昭烈之廟此則備廟別立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晉文帝進爵為王追命

吳陽宣文侯為晉宣王忠武侯為晉景王是年

八月文帝崩諡曰文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

丙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

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宣王妃張氏
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為景皇后二年正
月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建帝宣其後詔
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奏議兩上古清廟一宮尊
遠神祇遠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
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合七廟之制華遵一宮
之尊遠昔舜承堯禪受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
十載正月元日又於千丈祖此則虞氏不改唐
廟因仍舊宮可依舊禮故事即用魏廟為可

於是追

征西將軍豫章王胤子胤胤府君

府君與

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二昭二穆是

時宣皇

升太祖虛位所以稱一世與景帝為二

廟其禮品如據王肅說也七月又曰主者前奏

就魏舊廟誠亦有准然於後世神明情猶未

安宜更造也宗廟之制始於周創宗廟十一月

追尊景皇帝六人又曰景帝廟在懷白左右

太康元年靈臺司公上言魏廟在太廟周漢未有

其准魏明帝則創二廟又曰魏也六月因廟

惠帝廟武宗故事
尊之義在廟不替也
元帝神仁道在感帝之下故曰坎室者十也至
明帝廟在河內之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
故三壇土並壞之曰此以準遠廟成帝
咸和二年蘇峻等亂京都
於曰一告元帝元后曰是也臣蘇峻傾覆社稷毀
棄三壇汗辱海內臣有九等守力戎首龔興行天罰
惟曰一少元皇帝肅宗明皇帝明穆皇右之靈降

臨有罪剗絕其命翦此羣孽以
陷首摧軀猶生之年咸康七年五月
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帝
以兄弟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兆遷入西備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
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
所答隆下歲受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
登進於其廟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
文廟川一考武皇帝太元十六年

廟殿三十一室十六簾東西以兩合二間
高八十四尺堂長三十九丈
堂集方石庭以墻尊備法駕

征西二京北四主及太子六穆各

服四主不從帝者之儀是與六康皇六也諸主既
入廟三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帝主還室又設脯
醢之奠吳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命曰稽大妃鄭
氏為太廟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
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祀故事安帝隆安

四年以孝武母簡文李太后帝母宣德陳太后
廟于宣鄭太后之廟

元興二年三月宗廟神主在尋陽已立新主于
太廟權告義事四月輔國將軍回無已心奉送神
主還丙子百官拜迎于石頭宮入廟安帝崩
未及二節而天祿終焉

宋武帝初受晉命為宋王建

晉故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

府君立二廟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

從諸侯三廟之禮也既即尊位以增
此平府三六世相國塚府君為七廟
尊皇考處二為受德皇帝皇如趙
后二年之懿聖廟三后廟又祔廟高祖
廟猶從聖穆之章如魏晉之制虛太祖
殿亦不改構又如晉初之因魏也文帝
尊所生胡婕妤為高皇太后立廟西
地考武昭太后曰帝宣太后並祔
晉元帝大興二年正月乙卯詔曰

然於懷愍皇帝其高祖臣今祠太廟不親執
觴酌而今有司行事於禮禮不安可依禮
太常華恒議今事上繼武皇帝宜進漢世祖故
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
穆西面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以為懷
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為限
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禮一宗其拘一室則當祭
禘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類川今祠七廟
之禮驛騎長史溫嶠議凡三見其不相入廟既

非禮。一且光武嘗曰：振起不策者，於漢主豫神
其事，必應光武之議。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
以策名而三殊於光武之事，躬奉少宗堂，於經既
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
嶠謂：是宜靈騎將軍王道，從嶠議。嶠又曰：其
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生，其皇帝又甚，以一帝
為再。不祭，禮反不及庶人。於是二帝從嶠，曰：議
悉施用。之孫盛，晉曰：春秋曰：陽秋。書曰：三子。一例
也。雖既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魚魯信上嗣
是也。

晉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
君。當遷桃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
典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
懷素續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為桃。疑亦非禮。
今京兆遷入，是為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
周宣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為主，
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

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
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寗
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帝之上其後遷廟之
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
表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別立室藏之至殷
禘則祭於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
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
君遷主宜在宣皇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
東遷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

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
道以修德
禘只入西面之尊篤天公廟之道所以成於六
而光百
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而增去壇爲壇歲
祫則必尔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禮則祭
於壇壇又宜禪祭會稽訪處士虞夏魯晉曰漢
世晉十六成等以殷主遷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
兩此門之間且神王本在大廟若今別室而祭則
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
祭於日及撫軍將軍會稽王司馬晉書劉劭等

奏四知同居西祀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
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禘廟所
祭皆是無人宜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昭
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禮也若依虞
主之上座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
非本廟之階宣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
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
後太常劉遵等同蔡謨議博士張憑議或曰祫
由於人宜者宜其後祀主憑守宗古義無別廟後

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大祖之上亦可無疑矣
安帝義熙九年四月將殺祭詔博議遷毀之禮
大司馬琅邪王司馬德文議太始之初虛太祖
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
上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帝移十一帝主
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宣從范宣之言
築別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求藏而不祀也六司
長徐廣議四府君嘗與廟室之首故率土之祭
若靈之幽壤於情與不必成蓋謂可遷藏西儲

以爲遠祧而禘饗求絕也太尉奏議參軍袁豹
議仍舊無章殷相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祠部
郎贛壽議四府君之主享祀禮廢則亦神所不
依宜同虞主之瘞靈矣時高祖誦晉與大司馬
議同須後殷祀行事改制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
廟每事從儉約思與率土致力備禮又太祖虛
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
便可詳議祠部郎參議議曰宜郊祀郊祀

皇皇立一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
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
仍舊也安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
初基之主實是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
遷世於禮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
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
上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
胤授位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
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大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

太祖位定爾京先遷設宜於五室雖禘祫
猶弗及何者得禘設三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
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天子六孫陰室四主
兩廟之意升於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
從食之孫與之俱設明堂圓方之制綱領已舉不
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
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
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邈又曰明堂
所祀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教為上帝以配祖考

考同配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用
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
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正
帝禮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道
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人君也言
無入證而義安於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
廢之不用矣侍中直胤議又曰明堂之制既其
詳且繁立於禮禮之於敬故管文不同音器亦
殊義其於禮復不一其度何以守其形範而不

知弘本順民乎九鼎咸寧之朝無塵然後明堂
辟雍可崇而修之中之言令王珉意與胤同太常
孔氏議不始開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議以世數尚
近可得饗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
京兆兩時在正位之外自當不祭此四王推以
知殷毀之後則殷禘所絕矣吏部郎王忱議明
堂則天象豈比信必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修
之驃騎將軍會稽王司馬道子尚書令謝石意
同忱議於是奉行無所改

至德及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
安國啓云元興三年百爰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
旋軫其年四月夏應訛放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
云應用孟秋臺尋校日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
夏乾等既伏應孟冬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衆
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禘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
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
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凶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禮
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舍不設別寢既禘

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寓遠之思三年禘以
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
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二十月也嘗是內臺常以
限月盛售就如所言七年喪可既逢安之初果以
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各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而
修意所不譬豆安國又啓范泰云今既祔遂祭於
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興烝嘗其本不同
既祔之後尚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
云皇后喪未一周不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

有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興寧三年二
月哀白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
時爲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內
庾夫人既以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太
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
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今以小后
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
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日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
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實難臣乃以聖朝所

用遲速失中泰為室惡司自應明審是非君臣
所啓不允即當責其失奏彈而保言隨土稍停遂非
忘舊請免泰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於是博
士徐乾比皆免官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祠進用
十月計常限則義熙三年又嘗田殷若更起端
則應用來年四月領司司徒王謚丹陽尹子血祀議
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蓋
施於經常爾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旋
幸四同受命愚謂理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

月中領軍謝沮不常而劉建業議於無定日考時
敬且禮意尚簡去年十月祠雖於日有差而情真
允備宜仍以為正太學博士徐乾議三年一拾五
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祭之文負外散騎侍
郎領著作郎徐廣議尋先惠海西公泰和六年
十月祀祠考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
當去去年二月八日則應用四月也于時嘗嘗有故
而遷延在久但求詳其事六元元年十一月殷祠依
當二十日則應用二月四月也是違計三年未歲

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祭何邵商法公年傳云
拾遺先君來積數為限自信八年至文二年知
為拾遺亦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
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遷非其常度寧康太元
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誌之理同矣
愚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之道也左丞劉潤
之等議泰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隋奕建用
一月本非正期不應即以失為始也宜以反初
四月為始當用三年十月尚書曰泰從王必證議以
元年十月為始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一月戊子有司奏依舊
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等議依永
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
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
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喪畢然後始於人
禮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縉行事且不
禮即祭不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國祭
禫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

不皆言雖葬禫空存無復編之變亦當言禫
不具平日殷祠禮既弗殊也獨以心憂為廢太
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屆變
猶服編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
復殷一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主
月而禫是月也言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
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恐也推
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言禫
子立公鄭立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厚成以厭

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
禫尚不得禫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
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禫則
禫遇禫則禫鄭立云禫以孟夏禫以孟秋今相
議月十月也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為有疑亦以
會問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
吉禫縱公羊異說官以禮為正亦求量宜郎中
議宜示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傳亮議權
制可也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與則是皇

重其為吉祭有廢樂也故升平未行之其後亦
常江道表穆帝山陵之後十月殷祭從之常
正其等議撤樂道尋詳令正行漢制無特祀之
說入廟吉禘何疑於樂

史官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過密全於諒闇
意腹慮政事之荒廢是以乘權通以設變量
輕而王而降屈若夫奏音之與寢聲非有損益
於機務縱復回疑於兩端固宜緣恩而從宜矣
宋世國有故廟祠皆懸而不樂

志第六

宋書十六

嘉靖十年刊

五十二

四

Vertical text in a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ink bleed-through.



